



呼啸山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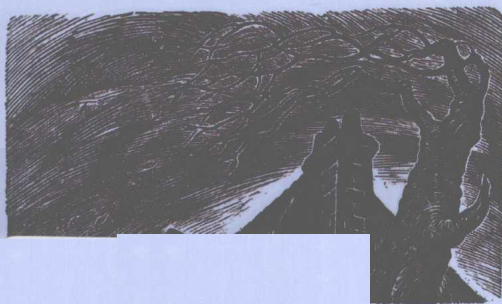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方平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方平 译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希望在人间

论《呼啸山庄》

1847年，勃朗特姐妹：夏洛蒂(1816—1855)和艾米莉(1818—1848)化名出版了两部不同寻常的小说《简·爱》和《呼啸山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出于两个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青年妇女的手笔(她们采用两个男性化的名字：Currer Bell, Ellis Bell 做笔名)。亲姐妹的两部杰作问世之后，命运大不相同。《简·爱》立即受到热情的欢呼，使作者一夜之间成了名。可是《呼啸山庄》一开始就遭到评论界猛烈谴责，其中有一些说得非常刻薄：“是哪一个人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他怎么写了十来章居然没有自杀？”(1848)有人又这样嘲弄：这部“恐怖的、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小说，应该改名为《枯萎山庄》(Withering Heights)才对。”(1848)^①

将近半个世纪，《呼啸山庄》一直不为世人所理解，除了个别有见地的评家外，都认为这部小说的作者比她的姐姐差远了。就连她的姐姐对于艾米莉的非凡天才也不能说已有充分的理解。1850年，她妹妹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她为《呼啸山庄》第二版写序，为妹妹辩护，可是语气之中带着歉意：这是一部粗糙的不太成熟的作品，要是天假以年，作者是能写出更好更成熟的作品来的：

假使她活着，她的思想自会像一株壮实的树木一样成长起来，长得更高更挺拔，更加枝繁叶茂，结出成熟了的更香甜、更红润的果实。^②

在当时的文艺领域中，艾米莉远远地走在人们的前面。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人认为：“在十九世纪，《呼啸山庄》是一位女作家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散文诗。”（1891）在二十世纪初，有人开始提出：艾米莉的天才比夏洛蒂更高（1903），艾米莉·勃朗特“是三姐妹中最伟大的天才”（1904）。

进入二十世纪（尤其在三十年代以后），艾米莉的声誉蒸蒸日上，评论文章大量涌现，而夏洛蒂的光彩却相对地显得有些暗淡了。研究勃朗特姐妹的学者克伦泼在他的专著中这样提出：“目前占主导的（虽然不是一致的）意见，认为艾米莉·勃朗特比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位更伟大的女作家，《呼啸山庄》比《简·爱》是一部更伟大的小说。”（1982）^③

我个人认为，《呼啸山庄》的确是一部天才之作，足以和莎士比亚的伟大的戏剧前后辉映。不过目前的问题不在于争论艾米莉在英国文学史上该占怎样一个地位，而是究竟该怎样去认识她的这一作品：这是说，问题不在于给予多高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怎样去深入理解。

就像逗留在“蒙娜·丽莎”嘴角边的神秘的微笑，《呼啸山庄》也显示了一种永久的艺术魅力，紧紧包藏在书中的是怎么一个信息呢？这似乎也是一个猜不透的（至少是不那么容易猜透的）谜啊，因此赢得了不少的西方学者去琢磨它、解释它；无论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叙述技巧，小说和女作家的诗歌的血缘关系，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渊源关系，以及作品的主题、风格、意象、梦幻的运用、象征主义，等等，一一都成为西方学者钻研的对象。真是众说纷纭，层出不穷，形成了“艾米莉热”。这里想提出我个人对这部杰作的理解。

① 以上引文见 R. Crump: “Charlotte and Emily Brontë: 1846—1915” (1982) p. 12; E 31, p. 7; E 3。

② 出处同上: p. 86, p. 137; E19, p. 138; E5。

③ 同上，“导言”第10页。

艺术结构和主题思想

研究《呼啸山庄》，好比啃一个硬果，首先碰到的是它表层的硬壳：那复杂的艺术结构；让我们试一下，是否可以剥开它，通过作品的表层，深入到作品的核心。

过去许多评论家都不能理解这部杰作的艺术价值，说是“充满着缺点的结构”（1900）。^①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推崇《呼啸山庄》，把它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可是连他也这么认为：“《呼啸山庄》的结构臃肿笨拙，……她要讲的是一个牵涉到两代人的复杂的故事。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艾米莉做得不成功。”他还说：“讲《呼啸山庄》这个故事，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可能会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1954）^②

在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论述）上，我很怕毛姆并不是艾米莉的真正的知音。

艺术结构对于一本小说，首先就是故事的叙事方式。

女作家放弃了那种从头说起、原原本本、平铺直叙的传统的叙事手法。十九世纪的女作家，像她的姐姐写《简·爱》（1847），奥斯丁写《傲慢与偏见》（1813），盖斯凯尔夫人写《玛丽·巴登》（1848），采用的都是这一种叙述手法。

《呼啸山庄》也并不是那种倒叙：故事在回忆中展开，回忆完了，故事也就结束了。这两种叙述方法：顺叙和倒叙，它们的起点都是固定的，就像“上行车”和“下行车”那样，不是从起点站出发，就是把终点站作为出发点。

艾米莉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当时少见的“戏剧性结构”。故事的叙述从中间开始，因此故事的出发点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整个故

^① 同前，p.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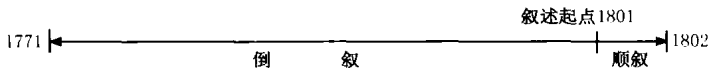
^② 见《勃朗特姐妹研究》，杨静远编（1983），第400，401页。

事的时间跨度越大，从哪里开始进入故事，就越需要艺术上的胸有成竹。

欧洲剧作家在组织他们的戏剧情节时，最善于从故事的半中间说起，公元前五世纪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这样，十九世纪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也是这样。我国戏剧家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借鉴欧洲戏剧的创作经验，也是这样处理，剧本刚开始，就已经接近整个故事的终点了：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带着自己的历史上场的，在冥冥之中把他们的命运千丝万缕地纠结在一起的那张罗网，在戏剧开始之前就已经撒下了。因此戏剧情节是向两个方向进行的：顺叙和倒叙。在向未来推进的过程中（顺叙），同时展现了过去（倒叙）。临到结尾，整个故事才以它完整的面貌显示在观众眼前：原来苦难的人间有这么一段辛酸事！悬念刚结束，震撼人心的高潮就接着来到了，因此戏剧气氛始终是紧张的，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呼啸山庄》要交代的是两户人家的两代家史，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应该从哪里开始进入故事，女作家在下笔之前，一定作了苦心推敲：怎样才能取得最好的艺术效果。全书的最初三章，不仅是叙述故事的起点，应该也是我们研究《呼啸山庄》的一个起点。对于我们探索全书的主题思想，了解女作家的非凡的艺术才华，这最初三章可说具有关键性意义。

整个小说的时间跨度前前后后三十一年——从1771年（孤儿希克厉被从利物浦带到呼啸山庄来）到1802年秋（小卡瑟琳和哈里顿成为一对情侣），女作家把叙述的起点安排在1801年的冬天：



因此和《雷雨》的戏剧结构很有相像之处。小说的开头和小说的结尾（也就是说悬念的终止和高潮的来到）在时间表上是非常接近的，故事的情节同样向两个方向发展：顺叙和倒叙。第三十一章可以作为一条大致上的分界线：这以前，是倒叙；从第三十一章开始的最后四章是顺叙。

这样一种非传统的“戏剧性结构”本来就很复杂了，女作家还引进了故事以外的，或是故事边缘的两个人物：房客洛克乌和女管家纳莉来担任故事的叙述者。故事的顺叙部分（那是很小的一部分）由洛克乌承担，纳莉则是过去的历史的见证人。就是说，纳莉为了给病中的洛克乌解闷，把山庄和田庄这两家人的家史一段又一段说给洛克乌听，再由洛克乌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向读者转达。这样，这部小说采用了双重框架结构。

有时候，在情节线中断的地方，或是在故事跳跃过去，需要补叙的部分，作者又这样安排：由伊莎蓓拉把她私奔后的伤心遭遇用书信方式向纳莉吐露，或者由山庄的女仆把她在这户人家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她的感想，说给纳莉听，等等。这时候，伊莎蓓拉等人是故事的叙述者，纳莉成了传达者，而洛克乌则成了“二传手”。洛克乌这个局外人是始终存在的。因此有些场合，女作家甚至采取了三重框架的叙事结构。

这真是一个复杂的叙事系统，在当时的英国小说创作中，可说是大胆的创新，难怪这部不合常规的小说在1847年发表后，有些评论家给搞糊涂了，指责这部作品“乱七八糟、拼拼凑凑，不成个体统”（1848）。^①

这样复杂的叙事系统要处处运转、衔接得非常轻松妥帖，已经不容易了，女作家有时候环绕着一段有意义的插曲，还采取了前后呼应、多层次、多视角的叙述法（像两个孩子夜闯画眉田庄那段情节，先后由卡瑟琳、纳莉、希克厉三人叙述），那周密的构思，真令人赞叹！

苦心设计这双重的、三重的，以至多层次的叙事系统，我想，一个原因是女作家为了要把她本人隐蔽起来。在当时有许多英国作家（像萨克雷、狄更斯等）在小说情节进展的过程中，喜欢用插话的方式，随时以作家的身份出面和读者进行对话，发表议论，而故事中的人物被挤到后面去了。在《呼啸山庄》中，自始至终没有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女作家隐藏到人物后面去了。我们知道，艾米莉的性格十分内向，她在这作

^① “Charlotte and Emily Brontë ”, p. 12.

品中倾吐的却是从来没有向人倾吐过的，也很少有人这样倾吐过的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她需要把自己很好地隐蔽起来。这双重和三重的以至多层次的叙事方式，给了她一种安全感。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常被忽视的问题：女作家在组织她的复杂的叙事系统时，为什么选择一个不相干的外地人闯到山庄来作客，作为进入故事的起点？我们说过，故事的叙述的起点也就是我们对这部小说的理解的起点。

洛克乌第一次来到山庄作客，是1801年的11月。在这之前，山庄和田庄两户人家已经一一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故，好几个主要人物（包括女主人公在内）都已经死亡了，从小说情节而言，故事的起点落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从第一到第三章，故事的情节并没有进展，它停滞不前，无论洛克乌去不去山庄作客，对于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都没有丝毫影响；那么这开头三章岂不成了可有可无吗？

可是我可以这样说，这一故事起点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它在故事情节上徘徊不前，在艺术效果上却引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更重要的是，它为读者提供了一把钥匙。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本来很复杂，不太容易把握，现在有了这样一把钥匙，就比较容易地看清它的脉络了。这该是女作家的用心所在。这三章是出于天才手笔的三章，用闲笔写来，却又构思严密，文笔精练，不乏风趣。我个人认为，这样设想巧妙、富于艺术特色的三章，在英国古典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我们要看到，洛克乌这个站在故事情节以外的人物，决不是作品中一个多余的人。他在这个作品中起了别人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即通过闯进呼啸山庄的这一个陌生人的眼睛，看到了在希克厉统治之下，那里成了怎么样一个冷酷的世界。洛克乌曾经用善意的眼光去看待希克厉（尽管那位业主显得那样傲慢，不可亲近），谁知一踏进那户人家，尤其第二次访问，他这客人所得到的只是粗鲁无礼的对待。他看到在那里人和人之间没有一句亲切的、投机的话，没有会心的微笑，没有感情的交

流，只有彼此的仇恨，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降落到了冰点。这一家四口（不算女仆）一个个都像数学上的疙瘩：解不开的无理数。

这是个让人片刻也待不住的家，没想到却住着一位像仙女般美丽的姑娘，谁知她也是那么冷漠，傲慢得不近人情。她毫不掩饰她憎恨周围的一切人。

不仅主人、仆人都冷漠无情，就连这户人家养的狗也全是一群恶狗，对生人抱着敌视的态度，随时等待机会发泄它们凶猛的兽性。洛克乌来山庄作客，没想到一下子成了它们袭击和围攻的目标——“六七个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四脚魔鬼，一窝蜂地从隐蔽的洞窟里直冲出来，向共同的目标集中。”

不管洛克乌怎样自夸为“厌世者”，一旦他闯进了希克厉所统治的那个世界，连他都感到不寒而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降到了冻结的冰点。就像降落在山庄的那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人类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被深深地淹没在人和人之间的不正常的憎恶、仇恨下面了。

全书开头，有一段对于呼啸山庄的自然环境的描绘，很有意思。“呼啸”（wuthering）是当地的方言，指暴风席卷而来的时候，大自然发出的那一片咆哮声。那猛烈的风暴是经常光临这座山庄的：

只消看一看宅子尽头的那几株萎靡不振、倾斜得厉害的枞树，那一排瘦削的都向一边倒的荆棘（它们好像伸出手来，乞求阳光的布施），也许你就能捉摸出从山边沿刮来的那一股北风的猛劲儿了。^①

这一段带有人情味的诗意的描述，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终年不断的猛烈的北风，不容许山庄的树木向天穹挺伸，强迫它们都得向一边倒去。那萎靡不振的树木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发育良好的优美的体形。“树

^①见第1章。

性”被狂暴的猛风扭曲了。

在这部作品里，树性就是人性的象征。人性同样终年不断地在承受强暴的压力。就像那萎靡不振、倾斜得厉害的树木，人性同样被残酷地扭曲、摧残了。

当外地的客人从山庄跨进宅子的门槛，他就是从户外的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闯进了户内的严酷无情的人为环境。洛克乌惊惶失措，坐立不安，通过他那惶惑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人类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凄厉、痛苦、不能容忍——当人一旦丧失了他那美好的人性。

当初，我们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才从原始世界的野性的兽类中分化出来，又在初具文明的原始社会，和以后的阶级社会的集体生活里接受几千几万年的熏陶，人才逐步获得了可贵的人性，成为万物之灵。现在，可悲哀的是，在山庄这一户孤独的人家，“人性”已堕落到它的最低点，再往下沉沦，万物之灵的人将和这户人家中那一群露着白亮的尖牙，只想扑过来咬你一口的狰狞的恶狗没有多大区别了。

婚丧嫁娶，本是人生大事，也是小说所首先关注的情节。《呼啸山庄》中的人们自然也有他们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然而故事的叙述重点转移了，不再是这些人事变迁了。艾米莉用一个艺术家的锐利、敏感的目光，超越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也超乎一般的世俗观念，去探索她所最关心的“人性”。可以说，人性的探索是贯串全书的一条主线。

在叙述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户人家前后三十年的恩仇、纠葛时，女作家把这些人事沧桑一分为二，她选择了“陌生人的来访”这样一个偶然的(或者不如说，节外生枝的)事件作为划分故事情节的一条界线。

从时间表上看，这样的划分很不规则，似乎是任意的，前面部分历时三十年，后面那部分却一年都不满。但是作者自有她的用心所在。在第三章里，那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做了一个荒诞、可怕的恶梦；就连这个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莫名其妙的恶梦也创造一种气氛，取得了一种象征的色彩。因为实际上，小说开头的那三章，写的就是人类的一场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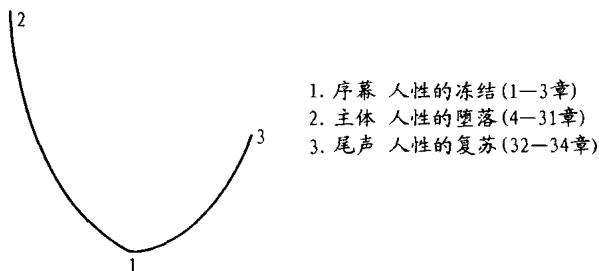
诞、可怕的噩梦啊——人性的冻结。

这三章展现了一个少见的荒诞的世界，这就是全书的序幕，假使给它一个标题，可以称之为：“一个噩梦：人性的冻结”。

故事情节是从第四章开始的，那就是以往三十年旧事的倒叙。这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从主题思想着眼，它也可以有一个标题：“扭曲的树木：人性的堕落”。

全书的最后四章，基本上是顺叙，故事发展到第三十二章出现了转机，这是小说的尾声，它的标题不妨叫做：“希望在人间：人性的复苏”。

整个小说的结构可以用下面一个马蹄形的图表示出来：



这一马蹄图形向我们显示：在这条人性的曲线上，女作家选择了它的最低点作为进入故事的起点。

从第二代情人看主题思想

《呼啸山庄》的研究者一般都把目光集中在卡瑟琳和希克厉这第一代情人的身上。英国文艺评论家凯特尔这样说：“小说的核心和精髓是卡瑟琳和希克厉的故事。”^①E·M·福斯特也说：“虽说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可是你读了之后，却什么都想不起，只记得希克厉和第一代卡瑟琳。”^②

^① 见《勃朗特姐妹研究》，第377页。

^② “Wuthering Heights: A Casebook” (1983), p. 133.

的确，无论哪一个读者读了这部小说，都很难忘得了他们俩的狂风暴雨般的感情。在这一对不同寻常的情人身上体现了女作家的不同寻常的气质，以及对于人生的梦想和追求。

但如果我们把这对情人的富于戏剧性的生死恋爱暂时搁在一边，首先讨论故事中的第二代情人卡茜和哈里顿（他们也的确是最先介绍给读者），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掌握贯串在整个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了。

哈里顿一生下来就是个胖娃娃，“从没看见过这样逗人爱的小家伙！”他出生不久，母亲就死了，是女管家纳莉把他抚养大的。他五岁那年，姑妈卡瑟琳出嫁，纳莉陪着新娘去到林敦家做女管家，和孩子分别的时候，“他是我世上的一切，而我也同样是他世上的一切！”^①

哈里顿虽然没有得到父爱（爱妻去世后，亨德莱成了酒鬼），但还是从好心的保姆那里得到了一个孩子所需要的爱，他也用一个孩子的忠诚的感情回报爱他的人。可是自从纳莉一走，再也没有人照管他、爱他了。

不消一年，他已经完全变成个野孩子，几乎叫纳莉认不出他来了。纳莉想去拥抱他，说：“哈里顿，纳莉来啦！是纳莉，你的保姆。”这野孩子不是迎上前去，却倒退一步，捡起一块石头，摆开架势要扔她，从他还不怎么会说话的小嘴里，结结巴巴地滚出了一连串咒骂来。才只六岁的小孩子就显示出一副蛮横的、敌对的态度了。他还咒骂自己的爸爸。纳莉用橘子把他的话哄出来：

——是魔鬼教你咒骂爹爹的吗？

——希克厉。^②

亨德莱的全部家产都被希克厉用欺骗的手段夺去了，最后，连自己

^① 见第9章。

^② 见第11章。

的一条命也送在对方手里。他的宅子，连同他的无依无靠的孤儿，全都落进了仇人的手里。

小哈里顿以后只能听凭希克厉的摆布了。希克厉立刻有了一个新的复仇计划，他举起孩子，把他往桌子上一放，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打算：

好一个孩子，现在，你是属于我的啦！咱们倒要瞧瞧，这一株树是不是也会长得弯弯曲曲，跟另一株树一个模样——假使它也长在风口里，让猛风来扭它的树枝树干！^①

可怜那不懂事的孩子，听了这话还挺高兴呢。

终年不断的呼啸的猛风，无情地把树木的躯干和枝条扭曲得歪歪斜斜；现在性格正在发展中的哈里顿，也就是一株幼小的树苗，而为这株幼苗准备好的只是长年累月的精神上的无情摧残：让它“长在风口里，让猛风来扭它的树枝树干！”

希克厉的这段内心独白是和小说开头对山庄周围的描述相呼应的。“树的扭曲”和“人性的扭曲”相对应，产生了电影手法中叠影的效果。发育不良、枝干被扭曲的树成为贯串全书的富于象征性的一个意象。

卡茜提到小林敦时，也使用了“扭曲”这个词儿：“我的确很难过，林敦的天性给扭曲成这个样子。”^②在这个作品里，“扭曲”（twist, distorted），是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词儿，它意味着人性在强大的压力下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值得称道的是，女作家从来没有把“人性”当作抽象的存在，它总是和人的生活环境、人的社会地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统治着呼啸山庄的希克厉，赤裸裸地表现出他是一个虐待狂，无论

^① 见第 17 章。

^② 见第 24 章。

对于新婚的妻子，对于他情人的女儿都毫不留情。他毒打人、踢人、扯妇女的头发，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暴君从没有表示过这种野蛮的行为给了他多少乐趣。“我看到她就讨厌，远过于从折磨她所得到的满足。”^①

对于他，更大的乐趣在于精神上折磨人。当他为了仇恨，让小哈里顿的心灵永远陷于愚昧和黑暗中，把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彻底毁了，这个阴险的人毫不忌讳地说出了他心里的高兴：

我从他那儿得到一种乐趣，……如果他是个天生的傻子，我就连一半的乐趣也没有啦。……我能确切地知道，他目前感受着什么痛苦。以后还有得他痛苦呢，这不过是刚开个头罢了。他永远也别想从他那粗野、愚昧的泥沟里爬上来了。我把他抓在手里，……我教导他：凡是兽性以外的东西全都是傻的、不中用的，都应该瞧不起。^②

果然，在他的手里，小哈里顿成了一个浑浑噩噩、粗暴无礼、满口脏话的小蛮子。从他五岁，一个刚开始懂事的天真的小孩子，到他二十四岁，爱情来叩开他的心扉，是他的天性受压抑、受摧残、被扭曲的一个痛苦的历程。

小卡茜的遭遇甚至具有更大的悲剧性，在她身上不仅是人性的被扭曲，而几乎是人性的被折裂、被毁灭。

比起她的表哥哈里顿来，卡茜幸福得多。在慈父和纳莉的保护下，她就像一粒种子在肥沃的土壤中得到阳光和雨露的抚育滋润，欣欣向荣，她的肉体 and 心灵都健康地成长着，她长成为一个秀丽、活泼而又温柔多情的好姑娘。

^① 她，指新娘伊莎蓓拉；见第 14 章。

^② 见第 21 章。

女作家并没有多费笔墨形容她那可爱的性格，只通过一段小插曲，让人感到洋溢在她心头的是一片纯洁的爱。

纳莉得了病，卡茜在病床边百般体贴地照顾她，这位老保姆很感动地说：

她的心一定是颗火热的心——她这样深深地爱她的父亲，却还能献给我那么多的情意！^①

然而她不知道，等她睡熟后，她的卡茜还要私下骑着马奔到山庄去安慰她那十分难侍候的表弟呢，她把一颗心分给了三个人，对每个人都是那样体贴，献出了一个女孩子的温柔的爱。

她曾经为了不许她再去呼啸山庄，晚上跪在床边哭了，纳莉责备她浪费眼泪，她却说：

我不是在为自己哭啊……我是在为他哭啊。他一心希望明天能再看到我，他可要失望啦；他会等啊等啊，却始终不能把我等来。^②

多么丰富的少女的感情啊，在卡茜火热的心里只知道一个爱，她不仅舍不得她的表弟因为等她不来而失望，她还把一个少女的一往情深的感情投射在她表弟身上，可悲地以为对方真是那样热情地盼望着她，也是在一心一意地想念着她，却不知道那位表弟只是一个自私自利、毫无心肝的可怜虫！

可是一年后，当洛克乌闯进呼啸山庄，看到一位名叫卡瑟琳的青年妇女，虽然还保留着使单身汉怦然心动的体态容貌，而原来跳动在她胸

① 见第 23 章。

② 见第 21 章。

腔中、像在欢乐地歌唱似的心儿几乎被窒息了；洋溢在她心头的爱干涸了，冻结了。

阴险的希克厉拿她的表弟作诱饵，把她骗进了他的魔窟，于是她立刻失去了一切自由，她遭到了生平从未遭受过的拳打脚踢。希克厉狂热地爱恋她的妈妈，对女儿却加倍残酷地进行着从肉体到精神上的一连串折磨。

亲爱的爸爸快死了，卡茜心急如焚，却被囚禁在山庄，不能去安慰他，在最后的时刻尽女儿的一点心，却反而被强迫着去和那卑鄙的小林敦结婚。接着，她那从来没爱过她的丈夫也死了。她陷于一个充满着敌意的孤立无援的环境中。

希克厉在通过非法的手段，剥夺了她的全部财产的同时，又剥夺她的一切精神财富，把一个感情丰富的少女扔进一片精神沙漠中。她一下子失去了亲人，同时也失却了像老朋友似的书本。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她在精神上忍受的虐待。

洛克乌第三次去呼啸山庄作客，充当了一名联络员，趁人不注意的当儿，把纳莉的一张条子递给卡茜，还一片好心地问她有没有回信。对于失去一切自由的卡茜，这该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吧？谁知她并没有作出热烈的反应，却只是淡淡而又凄凉地回答道：

我想回她信，可是叫我用什么东西写信呀——连一本书都没有，否则我还可以从书上撕下一页当信纸。^①

这使人想起她母亲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在《圣经》之类的宗教书上翻到一张空白页，如获至宝，好把她心里想说的话全写上去。这已经够可怜了：她只有可憎可厌的宗教书，却没有一张白纸作为儿童驰骋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天地！

^① 见第31章。

可是她的女儿甚至更惨，连一本书、一张空白页都没有，全被剥夺了。这精神上的空白简直使人透不过气来！

小林敦快要断气了，只有她在整日整夜伺候那最难伺候的病人。在她最苦恼、最需要同情和帮助的时刻，却听不到一句亲切的话，看不到一个善意的眼色，没有谁向她伸过来一只同情的手。这是一个充满着敌意的世界。一个一切美好的感情都被窒灭，叫人绝望的世界。她承受不住那一连串无情的打击，承受不住那样可怕的精神折磨，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得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当初那个洋溢着欢笑、充满着爱的姑娘几乎被毁灭了，她变成了我们在小说开头看到的那样一位冷漠傲慢、不近人情的少妇了。

席拉(一个心地不算坏的女仆)这样批评她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爱她或是喜欢她，她也不配；只要谁对她说半句话，她就转过脸去，一点都不客气。”

本来是一位爱人、也被人爱的好姑娘，现在竟变成了恨人、也被人恨——这不是人性的堕落，人性的悲剧吗？

如果《呼啸山庄》写到第三十一章，女作家就此搁笔了，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这部小说，也很难猜透她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把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小说了。

山穷水尽的时候

全书的最后三章可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那个仇恨统治着的世界里，“爱”的萌芽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终于破土而出了，“爱”终于又回到鸟语花香的人间。人性复苏了。

不过也要看到，这个像用清脆的银笛吹奏出来的主题：对于爱的信念，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小说的尾声部分。就在那个天寒地冻、大雪把整个山庄都埋没的时候，人性仍然在黑夜中闪光，虽然很微弱，一闪而过。“人性”经历了最严酷的考验，却并没有被窒灭。